

董宇峰 周实著

刘伯温

长篇历史小说
第一部

97634



200094254

长篇历史小说 刘伯温第一部 董宇峰 周 实著

刘伯温

伯温



[京]新登字 132 号

责任编辑:黄隽青

刘伯温

第一卷 天象

董宇峰 周实 著

*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百万庄 24 号 邮编:100037)

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1996 年 9 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张:50 印张 字数:1200 千字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-5072-0772-2/I·90

(全三卷)定价:49.80 元

本卷定价:16.5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大雪落西湖

- 一 一计救下了《富春山居图》…………… (2)
- 二 路遇肖家后代 …………… (10)
- 三 第二次出仕 …………… (19)
- 四 官场风云 …………… (29)
- 五 一场戏外之戏 …………… (40)
- 六 途经五峰书院访宋濂 …………… (51)
- 七 家乡之行 …………… (61)
- 八 第二次挂冠 …………… (70)

第二章 风烟初上身

- 一 石激水 …………… (82)
- 二 六合塔上观太白星昼现 …………… (90)
- 三 初次遭遇红巾军 …………… (98)
- 四 天宁寺听梵琦僧谈禅 …………… (110)
- 五 龙泉城夜战 …………… (120)
- 六 一过家门而不入 …………… (128)
- 七 奇门遁甲退温州城下之敌 …………… (139)
- 八 红巾军血洗龙泉 …………… (149)

1000 97

第三章 兵刀与水火

- 一 杭州城陷 (158)
- 二 大鹤山中一段奇缘 (167)
- 三 避开红巾军锋芒 (177)
- 四 青田城突围 (187)
- 五 红巾军大破河图之阵 (196)
- 六 大鹤山血战 (206)
- 七 刘伯温奇计收复青田城 (215)
- 八 曾法兴三戏美女 (225)

第四章 漂泊山水间

- 一 方国珍用重金贿赂官府 (235)
- 二 火攻温州城 (244)
- 三 江浙行省元帅秦不华海战殉职 (253)
- 四 小诸葛陷八阵图 (263)
- 五 飞矢射中石抹祖瑛 (271)
- 六 方国珍水师覆灭 (283)
- 七 左答纳夫里行贿朝廷 (292)
- 八 绍兴之行 (303)

第五章 吉日乘风起

- 一 又见太白星昼现 (313)

二	越王台怀古	(322)
三	胡慧中不辞而别	(331)
四	朝政混乱,中书丞相再次更换	(343)
五	刘伯温匡山诵旧诗	(351)
六	大鹤山佛道易主	(363)
七	再访宋濂	(371)
八	回家	(382)

第六章 五十知天命

一	小琪女扮男装,两次脱险	(393)
二	张士诚巧赚杭州	(402)
三	天完国政变	(412)
四	朱元璋发兵入江浙	(422)
五	寅妹失贞	(431)
六	梵琦僧降朱元璋,金华城破	(441)
七	宋濂出山	(450)
八	处州民军战败	(562)

第一章 大雪落西湖

“大师，从何方云游回来？”

“贫道四海为家，无所谓回来回去。”

“那么，云游又为何意？”

“随缘而动也。”

“何不随遇而安？”

“尚无静缘。”

“何为无静缘？”

“心有忧患。”

“出家人无牵无挂，哪儿来的忧患？”

“问得好！清风明月，是形也。有形必有身，生老病死，是身也。有身必有神，七情六欲，是神也。”

“大师修行年深，已经得道，莫非还不能超越这形、身、神？”

“非不能也，是不愿也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难得无愿！”

“谢大师指点迷津，来，晚辈敬大师这一杯酒！”

那高擎酒杯之人，名叫刘基，字伯温。他生得身材挺拔，仪表庄严，两道眉疏淡修长，一双眼睛深如古井，高鼻梁，口角刚劲，蓄着整齐的络腮胡子，穿一件青色丝袍，头戴重檐帽，脚穿一双软皮靴。

坐在他对面的，是道士张三丰。他容貌怪异，额头凹陷，眉长半尺，圆眼，厚唇，鼻孔朝天，脖子歪向右边肩膀，身上道袍破旧，污迹斑斑，赤着脚，端起酒杯的那只手，个个指甲都有一寸长短。

两人是席地而坐，各自背靠一棵古松，那古松似已生长千年，

枝干苍劲，苔痕累累，藤蔓缠绕，风过时萧瑟有声。中间一块青石，不甚光滑，却平坦滋润，生着厚厚一层石花。两人饮酒，并无菜肴，就用手指挖起石花送进口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也不知几杯酒下了肚，张三丰去提酒壶，已经干了，他哈哈大笑：

“伯温先生，刚才你把玄机来问贫道，现在贫道要问你了。”

“大师请问。”

“先生此去何方？”

“回家。”

“答得好，答得好！”

张三丰喝一声彩，便倒头睡去，片刻，已是鼾声如雷。

一 一计救下了《富春山居图》

秋意渐深，杭州城阴雨连绵，西子湖的游人路上整日湿雾飘浮，偶而走过三支两支花纸伞，那是住在闻莺馆的一个号称“百年新”的戏曲班子的演员们耐不住寂寞，结伴去城里聚会朋友。

这一日，天忽然放晴。清晨先下一场浓浓的雾，三五步之外看不见人，到吃过早饭时，雾尽散去，太阳灿灿地越升越高，光辉落在雨后的天地间，干净得像浆洗过的苏绣衣衫。西子湖边，游人自然地多了起来，官府包下的一条雕花伎乐船开动得最早，缓缓地从断桥下驶向湖心亭。

那白堤西端的水轩平湖秋月楼里却有一群文人聚会，做东的是位画家，名叫王渊，字若水，号澹轩，是大画家赵孟頫的亲授之徒，如今先师早逝，他正当壮年，又学古不泥，画一手极佳的墨色花鸟，在杭州首屈一指，名闻江南。王渊的学生李绎先一步来到楼里，招呼好茶酒点心，不多时，一阵车马声，来者乃是一代的画坛高手黄公望、王蒙、倪赞和吴镇。这四个人都不是家居杭州，七天前被王渊邀请来西子湖赏月，不料连日阴雨。其中王蒙，号黄鹤山樵，书画

之外又能诗善文，性情颇急，早闹着要回他的吴兴去了，黄公望说数日之内必有晴天，才把他留住。黄公望字子久，号井西老人，已是八十五岁高龄，中年运命磋砣时曾在松江卖卜为生，略通阴阳术数，这一次的运气居然被他一卦算准。

客人到齐，陆续有一二十位，看看已近午饭时间，却未见王渊人影。王蒙不耐烦说：“澹轩今天又做东，又迟到，我们先要想一个主意罚他。”李绎问：“是罚他酒，还是罚他画？”大家一齐叫道：“画要罚，酒也要罚！”

唯有黄公望没开口应和，轻轻打开面前的一个蓝布包裹，取出一卷画来说：“我这里早就准备好罚他的办法啦！”李绎一看，知道是井西老人带来了墨宝，连忙招呼收拾一案，自己上前去把画卷展开。

王蒙原以为必是即兴所赋诗文一类，待近前看，才知道是一轴纸本长卷，高约一尺，只见画面上丘陵起伏，峰回路转，江流清清，沙汀萋萋，水波渔舟出没，村舍云烟掩映，桥边青石芳草，山脚秀柳高松，无不浑然天成。在座众人虽然都久在文苑见惯了佳作精品，却何曾得遇这般神来妙笔？画卷在李绎手里随展随开，渐到尽头，居然足足长三丈有余，正是美不胜收，惊得一个个屏呼吸，越看越迷，如同置身于虚虚仙境。

“阿弥陀佛，好画！得先睹一眼，堪能慰藉平生了！”也不知时间过去多长，突然一声赞颂打破了沉寂，李绎抬头看，见是灵隐寺的高僧无用，正手捻佛珠，爽爽地说：“那王渊迟到一刻，就迟一刻看到这画，依老僧看来，这恰是罚得厉害！”

大家这才一齐叫好。只有李绎心里暗想王渊为什么这时间了还不来，便顾不得再欣赏画卷，出门张望。

久雨初晴，泥湿苔滑，王渊正急急奔向城里的一条石板巷。这巷子很窄，他只好把马车停在巷口，徒步进去，看着脚上泥湿的靴子，不禁埋怨：“偌大一座杭州城里良宅巨院无数，怎么刘伯温偏要

住进这逼狭的小巷？”顺着石板巷三弯四拐，才来到一家双扇门楼前，伸手一推，虚掩着的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从正房里走出刘伯温的妻子陈氏。

“可是澹轩先生？”陈氏开口便问。

王渊吃了一惊：“素未谋面，夫人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号？”

“今日一早有官府派人来接伯温去吃酒，临走时，他告诉我，先生会来。”陈氏说。

王渊听后，颇惊讶，料想必是刘伯温用卦占过，便不再问，告辞离开。

西子湖，湖心亭边管弦声声。

元代时，这个小岛上树木葱茏，只有一座四柱六角小亭，江浙行省右丞浦可素设的宴席是在伎乐船上，停在岛边。

船内摆开了一张八仙桌，还有艺人在奏曲演唱，桌上酒菜丰盛，却不奢华。浦可素身着便装，坐在正位，右手是儒学提举乃离，左手正是刘伯温，他一手拂着酒杯，另一只手却和着音乐声，轻叩节拍。

浦可素看往眼里，嘴角露出一丝浅笑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酒过三巡，他侧身对刘伯温说：“不知道记得准不准，伯温先生闲云野鹤，已经有十年光景了吧？”

刘伯温答道：“我猜右丞大人下面的话，一定是眼下正值朝廷用人之际……对不对？”

“先生还是那么机敏，可见酒还喝得不到火候”浦可素说着，又端起酒杯。

刘伯温跟他碰了一杯，小心地说：“已经不胜酒力了。”

浦可素却又招呼斟酒，笑着问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先生看我不是知己？”

刘伯温连忙举杯：“大人言重了，伯温喝下这杯就是。”说着把杯里的酒仰头饮尽。

“好，好！”浦可素喝着彩，又招呼快快斟酒，却不再苦劝刘伯

温，转过身去，又跟乃离碰杯了。

刘伯温轻轻松了一口气。

一面琵琶调到羽声，弹起了“十面埋伏”，刘伯温轻轻地皱了皱眉，凝神听着。

这时，浦可素又侧过身来说：“先生的半生经历和心志，我自以为略知一二，唯有先生的才学，高深不可测。孔圣人说四十而不惑，先生藏经天纬地之材而不置一用，是不惑，还是有所惑呢？”

“伯温只是虚度四十年华，怎敢比较孔圣人，妄称不惑？”刘伯温轻轻地把话头一转遮掩过去。这浦可素是江浙行省高官中最有文章的一个，与刘伯温相知已经数载，劝刘伯温出仕做官也不止十回八回了。这一番但看席间座次，就知道必有个儒学副提举的位置。此事或者可行，但那羽调的“十面埋伏”乐曲，又使他预测到一种危险。凶吉未卜，先有杀声，难当其任。刘伯温已经对事情心中有数，口里却只是回避，浦可素也不强说，恰好席间客人都急着要去闻莺馆听戏，便早早地散了宴席，吩咐船家去湖东南岸。

平湖秋月楼里，王渊匆匆赶到时，众文友仍然在痴痴欣赏着黄公望的画卷，早把要罚画罚酒的事忘在了旁边，倒是他自己一见那画就不禁叫道：“井西老人有如此佳作，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偏偏我又迟到一步，让你们先看了去！”他推开众人，挤到画案前仔细欣赏，只见这画笔简墨淡，苍劲洒脱，勾擦皴点挥写自如，大山巨岭用的是长披麻皴，似松而实，似漫而紧，勾写皴擦交替而行，使江南山势跃然纸上，远山植被则多用干笔苔点，又辅极少渲染，似饥渴而实润泽，中景丛林横点浑厚，雄奇多变，树木坡岸秀劲相间，小桥村舍凉亭亦隐亦显，令人见境而忘画，见神而忘境！

“哈哈！”王渊猛地笑出一声，令众人不解其意。他却说：“伯温先生今天去喝官府的酒了，累得我好一阵找。他没眼福看到这画，正是活该，活该！”

“难怪你迟到，原来是去请伯温先生了，我们商量是要罚你的，

现在看，应该罚伯温先生。井西老人有此新作，不要告诉他。”倪赞出了这么个主意。

黄公望连连摇头说：“这又何必？承蒙诸位错爱，老朽这卷富春山居图乃是三年前旧作，今日特意拿出来，正是要请知音至友指点，岂有不示伯温先生之理？”

“我看此画乃是昨日深夜才收笔，怎么井西老人竟然说是三年前旧作？”黄公望话还未及落地，就被一人从背后接住，王渊抬头看去，正是刘伯温。他惊讶地问：“伯温先生没去官府吃酒？”

“官府的酒要吃，澹轩先生的酒也要吃。”刘伯温一笑答道。原来，他昨夜观天象，见有文星汇聚之兆，今日便注意询问，听船家说平湖秋月楼有文人雅士聚会，就没随船去闻莺馆听戏，乘一叶扁舟赶来了。

“伯温先生刚到，把画也只看了一眼，怎么就知道是昨夜收笔？”黄公望问。

“伯温夜观天象，见有文星汇聚南方，一星突然陨落。此星若应于人，则人亡。若应于物，则物生，主有传世之神品问世。”刘伯温问道：“请井西老人直言，这卷神品可是昨夜子时收笔落款？”

“先生真神人也！”黄公望叹了一口气。

王蒙听后，顿时叫道：“伯温先生是神人，我们却全是蠢人了，不配看这神品！”说着转身抬腿就走。王渊知道王蒙早年曾经向黄公望学画，不料黄公望见他才气不济，不肯收他为徒，只在他携来的一幅山水上略动几笔，那幅山水顿时增色，两人却从此心生隔膜。其后王蒙亦成大名，但在世称元代山水四大手笔中又居于黄公望之后，梗在心里的一口气便随时要吐出来。王蒙已经走到门外，王渊硬把他拖了回来：“大家都不在意，就是你的性子躁！何不请井西老人说说看，为什么要把刚完成的画说成是三年前旧作？”

“还用问么？必是当我们有眼无珠！”王蒙回来，仍是余气未消。

“黄鹤山樵错怪井西老人了。”刘伯温轻轻一笑说：“正是天机不可泄露，未料伯温偶出一言，惹出了误会。伯温看井西老人眉宇

间有青气冉冉浮出，必是心中久埋不快之事，如无不便，即请井西老人相告。”

众人和王蒙皆似信似疑。

“老朽确实有难言之隐呵！”黄公望忽然开口，只说了一句，老眼里就浸出了泪水。众人顿时怔住了。只见他颤抖着双手打开那个蓝布包裹，从中取出两样东西：一锭约三两重的黄金，一纸写就的文书。

刘伯温拿过文书来展开，上面写道：“兹有衢州黄公望，愿将八十四岁以后所作字画系数卖给杭州张镇云，售价黄金三两，已付讫，此据。”另有月日和黄公望名章。刘伯温心里顿时一惊：这张镇云乃是江浙行中书省现任丞相平章，此事棘手。

王蒙看过文书后，也觉奇怪：“唉，井西老人何必贪图区区三两黄金？”

“黄鹤山樵又错怪了！”黄公望喝了一声，把心事从头说出：“老朽是为孙儿仕途之事有求于人，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时在去岁，老朽恰好身患重病，自思已经活了八十四岁，自古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至，必不久于人世了，又何苦不为儿孙造福？于是立了文书。岂料苍天偏给老朽阳寿，一个月后，病好了，且以余生之力，完成此画。按理，老朽当履行文约，以画抵金，但老朽笔墨丹青一生，尚无能过此画之作，怎忍心被人巧取豪夺？只好谎称为三年前之旧作。谁知又被伯温先生慧眼识破了，从此无法瞒人矣！于今之计，老朽打算将此画送给朋友，以求心安，在座诸位，有谁真喜欢此画，就请拿去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哑口无言。

“原来老朽精心之作，竟无人真喜欢！”黄公望一时悲怨交加：“也罢，也罢，老朽今日把它付之一炬！”说着就朝画案扑去。众人急忙上前拉住，他挣扎不过，号啕起来。

刘伯温一直在思索良策，正为难，忽然看到客人中有无用僧，此刻他正默立门旁，不言不动。刘伯温顿时眼睛一亮，上前扶住黄

公望说：“井西老人何必出此下策？老人此画，无用大师真喜欢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无用僧合掌道：“且请伯温先生指教，何谓真喜欢？”

刘伯温回答：“伯温认为，古人叶公好龙，是谓假喜欢；而唐明皇为杨贵妃能不顾江山，是谓真喜欢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”无用僧再次合掌道：“知我心者，先生也。贫僧早已有心火中取栗，不过担心人说贫僧乘人之危耳！”

刘伯温大笑，说：“这里笔墨现成，井西老人就请挥毫题赠。”

黄公望化忧为喜，写道：“至正十年，仆归富春居，无用师偕往，暇日于南楼写成此卷。兴之所至，不觉簪屨布置如许，逐旋填扎，阅三四载未得完备，盖因留在山中，而云游在外故尔，今特取回行李中，早晚得暇，当为着笔。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，俾先识卷末，庶使其成就之难也。”

写到这里，黄公望停下笔来，似有犹疑。刘伯温猜测准了，便说：“落款不必书西子湖，以写斋名为佳。”

黄公望点点头，接着写道：“十年，青龙在庚寅，触节前一日，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。”放下笔，又取出：“黄氏子久”和“一峰道人”两枚石章，钤在题尾。

时过午夜，刘伯温回到家里。

在平湖秋月楼，他饮酒到了六成足，几样点心也可口，唯有后来茶冷了，又没人来添。他仍无睡意，又觉得口渴，便泡一壶热茶，独自在书房里喝。平时刘伯温饮酒总不超过三成足，无论是官场应酬还是朋友聚会。这次居然多饮几杯，只感到血热目眩，模糊地又忆起浦可素的眼神，那眼神里既有知己的温和，又有权势的凌厉，似乎一切言外之意全都在这眼神里了。儒学副提举，这确实是他出仕的最佳选择，但以往的经历，又使他不得不再三犹豫。二十三年那年，他第一次进京城大都赶考便中了进士，可谓青年得意，不料却仅得一个八品官的虚衔回家去，这以后苦等三年，才出任了江西

行省高安县丞，未到两年又因为办案得罪蒙古贵族，惹起一番官场倾轧，一气之下，他辞官而去，并决心再不出仕。看看近十年过去，谁知又遇到了浦可素？自古士为知己者死，浦可素算不算得是个知己呢？

热茶已经喝下半壶，心神清爽多了。刘伯温一眼看见壁上那幅立轴山水画，是两年前无用僧云游时黄公望托他带来的，上有“伯温先生雅属”的题款。

见画思人，那黄公望乃是有元一代盖世大师，画艺高绝，如今已是风烛之年，居然还要受官场小人的欺负！为朋为友，自己若身在高位，便能拿那张镇云问罪，自己若是剑侠，也能取他的狗头，然而如今却只能出一个苟全的主意，可见斯文不值什么钱。想到这里，刘伯温不禁一声长叹，在他心里，江浙一带文人是中国的精粹所在，可是，朝廷却把人民分为四等：第一是蒙古人，创立大元帝国的。第二是西域各族的色目人。第三是汉人。第四才是从前南宋的臣民，而杭州是江南文化中心盛地，又是南宋大都。天下文人早已被压在最底层，夫复何言？

多年来，刘伯温一直与官场人士保持着朋友关系，他深知这是必要的聪明，否则，生存中也免不了要遇到黄公望那种不测之事。当然这又难以令人快意。莫非黄公望就不懂得把那卷《富春山居图》上送官府要员，以求消灾减祸甚至富贵荣华？正是君子有所不为也！有那般气节的人，就干不来媚透骨头的事，而有那种媚骨的人，又作不出超凡脱俗的画。

一壶热茶喝光了，刘伯温起身走到户外，清风带着一阵菊香扑面而来，一弯下弦月正在半空，银辉冷冷，映衬得屋檐墙垛像铁铸一样阴沉。连日阴雨方晴，能赏到这弯缺月已经算是不错了，世事古难全呵！

在院里徘徊一番，不知不觉间，有一股灵气从这深夜的静寂中冉冉升起，刘伯温浑身一悸，连忙回书房去，剔掉烛花，点燃三柱香，就书案课起一卦。

二 路遇肖家后代

一把长剑腾空飞起。

锋利的剑尖朝上直刺青天，飞到约有十丈高时，在空中猛地一个翻身，银光四射，变成剑尖朝地，带着风声直落下来。

随着一声娇喝，这流星闪电已经被一只纤纤玉手轻轻接住，并且就势舞起了剑式。舞剑人是一个女子，年纪仅在十岁左右，细腰长腿，穿一双红色软底短靴，雪白的紧身衣裤，两个护腕也是红色。那剑在她手中舞得越来越急，剑光与衣裤浑然一体了，唯有四点鲜红上下左右翻腾，像雪地绽开的梅花。

围观的人圈有三四层厚，起初还有人高声喝彩，看到紧张处，又都屏住了呼吸，只怕眼前这花儿会凋谢，这白雪会融化，正看得眼直心跳，却突然不见了那剑，原来是被女子一个收式轻轻插进了皮鞘。

这时才看清，她生得细眉细目，面色带有饥寒的灰暗，喘息方定，露出两颗虎牙来灿然一笑，双手抱拳道：“小女子名叫肖玉红，家住江西新昌州，自幼学武，技艺不精，请各位老爷念玉红年少，多多包涵！”这几句话讲得干脆利落，熟练中又含有一些羞涩。

话音刚落，旁边又站起一个青年，看去有十五六岁年纪，生得瘦弱，身穿褐衣丝袍，头戴便帽，是书生模样，也有两颗虎牙，可知他们是兄妹。观众知道这男子起身的意思是准备收铜钱了，却又看他十分腼腆，一句话也讲不得，禁不住就有人哄笑起来。这时，一位银须老翁高声喝道：“不要取笑！没见这位青年其实是个书生？书生落难闯江湖，必是迫不得已，大家帮一帮他！”说着，就扔下叮叮响的几枚铜钱。那男子连连向老翁施礼，脸憋得通红了，还是说不出一句道谢的话，那女子在旁边看得着急，抢在嘴里说：“我家哥哥名叫肖玉青，他是秀才，只念诗文，不懂江湖的，我代他感谢各位老

爷!”

这一场，兄妹俩收到十几枚铜钱。肖玉青说：“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得赶紧去找一家干净的客栈。”肖玉红却没回话。肖玉青又讲一遍，肖玉红才厉声厉气地说：“每次下了场，你的话就来了，怎么场上一个屁也放不出？”

“你要我收铜钱，我怎么干得来？自古君子言义不言利！”

“你还有理？那么好，明天开始，你来舞剑，我收铜钱！”肖玉红寸步不让：“可惜你又舞不来，只晓得之乎者也，哼！”

“古圣人讲究一瓢饮，一勺食，而大道不废，我就算讨饭吃，也少不了一个前途，倒是你，女儿家只晓得枪剑，将来怎么办？”

“你还是顾眼前吧！”

“你嫌哥哥没有用？”

“是你先看不起我！”

言来语去，兄妹两人吵翻了，肖玉红赌气背上剑，扭头就走。肖玉青起初恨恨地看着妹妹越走越远，看到那身影走过墙角，才猛地追过去，边追边叫：“玉红！玉红！娘让我好好照看你！”追过墙角，不料正跟迎面走来的一人撞个满怀，险些跌倒。

这人正是刘伯温。他一手扶住奔来的小青年，看看两边都没磕碰，就继续走路，走出不到十步远，猛地听到背后一声喊：“刘大人！”他诧异地回头看，原来是那青年。

“刘大人，我是肖玉青！”肖玉青报上名字，见刘伯温还是没认出，又说：“刘大人，我家住江西宜丰，我爹名叫肖松。”

刘伯温离开江西已经近十年，但还记得肖松一家，他忙问：“刚才飞跑过去的女子，是不是你妹妹？你们怎么来了杭州？”

“刘大人，这事说来话长，玉红跟我吵了几句，赌气就走了，先去追她！”肖玉青说着抬腿就走，刘伯温也来不及多想，随后紧跟，两人转过几条街巷，却未见肖玉红的踪影，眼看天色已经黑了。

“随她去什么地方吧，不找了！”肖玉青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她一个女孩儿家，去哪里过夜？”刘伯温十分担心。